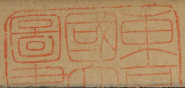


C40-4514



三卷成式當奉先命受持講解太和二年於揚州僧
栖簡處聽平消御注一遍六年於荊州僧靖奢處聽
大雲疏一遍開成元年於上都懷楚法師處聽青龍
疏一遍復日念書寫猶希傳照罔極盡形流通據拾
遺逸以備闕佛事號金剛經鳩異

張齊丘

張鑑相公先君齊丘酷信釋氏每旦更新衣執經於
像前念金剛經十五遍積數十年不懈永泰初爲朔
方節度使衙內有小將負罪懼事露乃扇動軍人數
百定謀反叛齊丘因衙退於小廳閒行忽有兵數十

C40
4514
(43)

B 64853



金剛經卷之三

鳩異

二

露刃走入齊丘左右唯奴僕遽奔宅門過小廳數步
迴顧又無人疑是鬼物將及門其妻女奴婢復叫呼
出門云有兩甲士身出廳屋上時衙隊軍健聞變持
兵亂入至小廳前見十餘人仡然庭中垂手張口投
兵於地衆遂擒縛五六人瘖不能言餘者具首云欲
上廳忽見二甲士長數丈瞋目叱之初如中惡齊丘
聞之因斷酒肉張鳳翔卽予門吏盧邁親姨夫邁語
予云

虞候王某

劉逸淮在汴時韓弘爲右廂虞候王某爲左廂虞候

與弘相善或謂二人取軍情將不利於劉劉大怒俱
召詰之弘卽劉之甥因控地碎首大言劉意稍解王
某年老股戰不能自辯劉叱令拉坐杖三十時新造
赤棒頭徑數寸固以筋漆拉之不什數五六當死矣
韓意其必死及昏造其家惟無哭聲又謂其懼不敢
哭訪其門卒卽云大使無恙弘素與熟遂至臥內問
之王云我讀金剛經四十年矣今方得力言初被坐
時見巨手如簸箕翕然遮背因袒示韓都無撻痕韓
舊不好釋氏由此始與僧往來日自寫十紙乃積計
數百軸矣後在中書盛暑有諫官因事謁見韓方洽

汗寫經恠問之韓乃具道王某事予職在集仙常侍
柳公爲予說

孫咸

梁崇義在襄州未阻兵時有小將孫咸暴卒信宿却
蘇夢至一處如王者所居儀衛甚嚴有吏引與一僧
對事僧法號懷秀亡已經年在生極犯戒及入冥無
善可錄乃給云我常囑孫咸寫法華經故咸被追對
咸初不省僧故執之經時不決忽見沙門曰地藏尊
者語云弟子若招承亦自獲祐咸乃依言因得無事
又說對勘時見一戎王衛者數百自外來冥王降階

齊級升殿坐未久乃大風捲去又見一人被拷覆罪
福此人常持金剛經又好食肉左邊有經數千軸右
邊積肉成山以肉多將入重論俄經堆中有火一星
飛向肉山頃刻銷盡此人遂履空而去咸問地藏向
來外國王風吹何處地藏云彼王當入無間向來風
卽業風也因引咸看地獄及門烟焰扇赫聲若風雷
懼不敢視臨回獲湯跳沫滴落左股痛入心髓地藏
乃令一吏送歸不許漏洩冥事及廻如夢妻兒環泣
已一日矣遂破家寫經因請出家夢中所滴處成瘡
終身不差

僧智燈

貞元中荊州天崇寺僧智燈常持金剛經遇疾死弟子啓手足猶熱不卽入木經七日却活云初見冥中若王者以念經故合掌降階因問訊言更容上人十年在世勉出生死又問人間衆僧中後食慧苾芘及藥食此大違本教燈報云律中有開遮條如何云此後人加之非佛意也今荊州僧衆中後無飲藥者

王從貴妹

公安潯陵林百姓王從貴妹未嫁常持金剛經貞元中忽暴疾卒埋已三日其家復廣記作覆墓聞塚中呻吟

遂發視之果有氣輿歸數日能言云初至冥間冥吏以持經功德放還王從貴能治木常於公安靈化寺起造其寺禪師曙中常見從貴說

左營伍伯

韋南康鎮蜀時有左營伍伯於西山行營與同火卒學念金剛經性頑初一日讒得題目其夜堡外拾薪爲蕃騎縛去行百餘里乃止天未明遂踣之於地以髮繫擲覆以馳蜀寢其上此人惟念經題忽見金一錠放光止於前試舉首動身所縛悉脫遂潛起逐金錠走計行未得十餘里遲明不覺已至家家在府東

市妻兒初疑其鬼具陳來由到家五六日行營將方申其逃初韋不信以逃日與至家日不差始免之

陳昭

元和初漢州孔日典陳昭因患病見一人着黃衣至牀前云趙判官喚爾昭問所因云至自冥間劉闢與竇懸對事要君爲證昭卽留坐逡巡又有一人手持一物如毬胞前吏惟其遲答之曰緣此候屠行開因笑謂昭曰君勿懼取生氣須得猪胞君可面東側臥昭依其言不覺已隨二吏行路甚平可十餘里至一城大如府城甲士守門焉及入見一人怒容可駭

卽趙判官也語云劉闢收東川竇懸捕牛四十七頭送梓州稱准闢判殺闢又云先無牒君爲孔日典合知事實未及對隔壁聞竇懸呼陳昭好在及問兄弟妻子存亡昭卽欲叅見冥吏云竇使君形容極惡不欲相見昭乃具說殺牛實奉劉尚書委曲非牒也紙是麻面見在漢州某司房架卽令吏領昭至漢州取之門館扃鎖乃於節竅中出入委曲至闢乃無言趙語昭爾自有一過知否竇懸所殺牛爾取一牛頭昭未及對趙曰此不同人間不可抵假須吏見一卒挈牛頭而至昭卽恐懼求救趙令檢格合決一百考五

十日因謂昭曰爾有何功德昭卽自陳設若干人齋
畫某像趙云此來生緣爾昭又言曾於表兄家轉金
剛經趙曰可合掌請昭依言有項見黃襪箱經自天
而下住昭前昭取視卽表兄所借本也有燒處尚在
又令合掌其經卽滅趙曰此足以免便放回復令昭
往一司曰生祿檢其修短吏報云昭本名釗是金傍
刀至某年改爲昭更得十八年昭聞惆悵趙笑曰十
八年大得作樂事何不悅乎乃令吏送昭至半道見
一馬當路吏云此爾本屬可乘此卽騎乃活死已一
日半矣

僧惟恭

荊州法性寺僧惟恭三十餘年念金剛經日五十遍
不拘僧儀好酒多是非爲衆僧所惡後遇疾且死同
寺有僧靈歸其迹類惟恭爲一寺二害因他故出去
寺一里逢五六人年少甚都衣服鮮潔各執樂器如
龜茲部問靈歸惟恭上人何在靈歸卽語其處疑其
寺中有供也及晚回入寺聞鐘聲惟恭已死因說向
來所見其日合寺聞絲竹聲竟無樂人入寺當時名
僧云惟恭蓋承經之力生不動國亦以其跡勉靈歸
也靈歸感悟折節縉門

董進朝

董進朝元和中入軍初在軍時宿直城東樓上一夕月明忽見四人著黃從東來聚立城下說已姓名狀若追捕因相語曰董進朝常持金剛經以一分功德祝庇冥司我輩久蒙其惠如何殺之須枉命相代若此人他去我等無所賴矣其一人云董進朝對門有一人同姓同年壽限相埒可以代矣因忽不見進朝驚異之及明已聞對門復魂聲問其故死者父母云子昨宵暴卒進朝感泣說之因爲殯塋供養其父母焉後出家法號慧通住興元唐安寺

初陸其志於此有疑後識者云

壽限相埒則非枉命其疑乃釋

王沔

元和中嚴司空綬在江陵時涪陽鎮將王沔常持金剛經因使歸州勘事回至沱灘船破五人同溺沔初入水若有人授竹一竿隨波出沒至下牢鎮着岸不死視手中物乃授持金剛經也沱灘至下牢三百餘里

僧會宗

長慶初荊州公安僧會宗姓蔡常中蠱得病骨立乃發願念金剛經以待盡至五十遍書夢有人令開口

喉中引出髮十餘莖夜又夢吐大蠟長一肘餘因此
遂愈荆山僧行堅見其事

僧法正

江陵開元寺般若院僧法正日持金剛經三七遍長
慶初得病卒至冥司見若王者問師生平作何功德
答曰常念金剛經乃揖上殿令登繡坐念經七遍侍
衛悉合掌階下拷掠論對皆停息而聽念畢後遣一
吏引還王下階送云上人更得三十年在人間勿廢
讀誦因隨吏行數十里至一大坑吏因臨坑自後推
之若墮空焉死已七日唯面不冷法正今尚在年八

十餘荆州僧常靖親見其事

沙彌道蔭

石首縣有沙彌道蔭常持念金剛經寶曆初

廣記云
長慶

因他出夜歸中路忽遇虎吼擲而前沙彌知不免乃
閉目而坐但默念經心期救護虎遂伏草守之及曙
村人來往虎乃去視其躡處涎流於地

王忠幹

元和三年賊李同捷阻兵滄景帝命劉祐統齊德軍
討之初圍德州城城堅不拔翌日又攻之自卯至未
十傷八九竟不能拔時有齊州衙內八將官健兒王

忠幹博野人常念金剛經積二十餘年日數不闕其
日忠幹上飛梯將及堞身中箭如蝟爲櫛木擊落同
火卒曳出羊馬城外置之水濠裏岸祐以暮夜命抽
軍其時城下矢落如雨同火人匆忙忘取忠幹屍忠
幹旣死如夢至荒野遇大河欲渡無因仰天大哭忽
聞人語聲忠幹見一人長丈餘疑其神人因求指營
路其人云爾莫怕我令爾得渡此河忠幹拜之頭低
未舉神人把腰擲之空中久方着地忽如夢覺聞賊
城上交二更初不記過水亦不知瘡擡手捫面血塗
眉睫方知傷損乃舉身強行百餘步却倒復見向人

持刀叱曰起起忠幹驚懼遂走一里餘坐歇方聞本
軍喝號聲遂及本營訪同火卒方知身死在水濠裏
卽夢中所過河也忠幹見在齊德軍

何軫妻

何軫鬻販爲業妻劉氏少斷酒肉常持金剛經先焚
香像前願年止四十五臨終心不亂先知死日至太
和四年冬四十五矣悉捨資裝供僧欲入歲遍別親
故何軫以爲病魅不信至歲除日請僧授戒入關沐
浴易衣獨處一室跣坐高聲念經及辨色悄然兒女
排室入看之已卒頂熱灼手軫以僧禮塋塔在荊州

北郭

王殷

蜀左營卒王殷常讀金剛經不茹葷飲酒爲賞設庫子前後爲人誤累合死者數四皆非意得免至太和四年郭釗司空鎮蜀郭性嚴急小不如意皆死王殷因呈錦纈郭嫌其惡弱令袒背將斃之郭有番狗隨郭臥起非使它人逢之輒噬忽吠數聲立抱王殷背驅逐不去郭異之怒遂解

趙安

郭司空離蜀之年有百姓趙安常念金剛經因行野

外見衣一縷遺墓側安以無主遂持還至家言於妻子隣人卽告官趙盜物捕送縣賊曹怒其不承認以大關挾脛折三段後令杖杵杖下輒折吏意其有他術問之唯念金剛經及申郭郭亦異之判放及歸其妻云某日聞君經函中震裂數聲懼不敢發安乃馳視之帶斷軸折紙盡破裂裂安今見在

王翰

太和五年漢州什邡縣百姓王翰常在市日逐小利忽暴卒經三日却活云冥中有十六人同被追十五人散配他處翰獨至一司見一青衫少年稱是已姪

爲冥官廳子遂引見推典又云是已兄貌皆不相類其兄語云有寃牛一頭誣爾燒畝枉燒殺之爾又曾賣竹與殺狗人作筵篋殺狗兩頭狗亦誣爾爾今名未係死籍猶可以免爲作何功德翰欲爲設齋及寫法華經金光明經皆曰不可乃請曰持金剛經日七遍與之其兄喜曰足矣及活遂捨業出家今在什邡

縣

高涉

太和七年冬給事中李公石爲太原行軍司馬孔目官高涉因宿使院至鞞鞞鼓起時請隣房忽遇一人

長六尺餘呼曰行軍喚爾涉遂行行稍遲其人自後拓之不覺向北約行數十里至野外漸入一谷底後上一山至頂四望邑屋盡眼下至一曹司所追者呼云追高涉到其中人多衣朱綠當案者似雀行信郎中判云付司對復引出至一處數百人露坐與猪羊雜處領至一人前乃涉妹婿杜則也逆謂涉曰君初得書手時作新人局遣某買羊四口記得否今被相債備嘗苦毒涉遽云爾時祇使市肉非羊也則遂無言因見羊人立齧則遂巡被領他去倏忽又見一處露架方梁梁上釘大鐵環有數百人皆持刀以繩繫

人頭牽入環中剝剔之涉懼走出但念金剛經倏忽
逢舊相識楊演云李說尚書時杖殺賊李英道爲劫
賊事已於諸處受生三十年今却訴前事君常記得
否涉辭以年幼不省又遇舊典段怡先與涉爲義兄
弟逢涉云先念金剛經莫廢忘否向來所見未是極
苦處勉樹善業今得還乃經之力因送至家如夢死
已經宿向所拓處數日青腫

豐州烽子

永泰初豐州烽子暮出爲党項縛入西蕃易馬蕃將
令穴肩骨貫以皮索以馬數百蹄配之經半歲馬息

一倍蕃將賞以羊革數百因轉近牙帳贊普子愛其
了事遂令執纛左右有剩肉餘酪與之又居半年因
與酪肉悲泣不食贊普問之云有老母頻夜夢見贊
普頗仁聞之悵然夜召帳中語云蕃法嚴無放還例
我與爾馬有力者兩匹於某道縱爾歸無言我也烽
子得馬極騁俱乏死遂晝潛夜走數日後爲刺傷足
倒磧中忽有風吹物窻窻過其前因攬之暴足有頃
不復痛試起步走如故經信宿方及豐州界歸家母
尚存悲喜曰自失爾我唯念金剛經寢食不廢以祈
見爾今果其誓因取經拜之縫斷亡數幅不知其由

子因道蹟中傷足事毋令解足視之所暴瘡物乃數幅經也其瘡亦愈

王季廉

大曆中太原偷馬賊誣一王季廉同情拷掠旬日苦極強服推吏疑其寃未卽具獄其人惟念金剛經其聲哀切晝夜不息忽一日有竹兩節墜獄中轉至於廣記作前他囚爭取之獄卒意藏刃破視內有字兩行云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書蹟甚工賊首悲悔具承以匿嫌誣之廣記作舊嫌

金剛經受持感應錄

宋太平廣記報應部

目錄上

盧景裕

趙文若

趙文昌

新繁縣書生

蒯武安

睦彥通

杜之亮

慕容文策

柳儉

蕭瑀

趙文信

劉彌

袁志通

韋克勤

沈嘉會

陸懷素

司馬喬卿

孫壽

李觀

豆盧夫人

尼修行

陳文達

高紙

白仁哲

竇德玄

宋義倫

李崗

王陔

王令望

陳惠妻

何滌

張玄素

李丘一

于昶

裴宣禮

吳思玄

銀山老人

崔文簡

姚待

呂文展

長安縣繫囚

李虛

盧氏

陳利賓

王宏

田氏

目錄下

李惟燕

孫明吾

三刀師

宋參軍

劉鴻漸

張嘉猷

魏恂

杜思訥

龍興寺王

陳哲

豐州烽子

載鳩異

張齊丘

載鳩異

張國英

王季廉

載鳩異

李廷光

陸康成

薛巖

任自信

段文昌

載鳩異

虞候王某

載鳩異

孫咸

載鳩異

僧智燈

載鳩異

王從貴妹

載鳩異

左營伍伯

載鳩異

宋衍

陳昭

載鳩異

太平廣記報應部上

盧景裕

後魏盧景裕字仲儒節閔初爲國子博士信釋氏
周易論語從兄神禮據鄉人反叛逼其同力以應西
魏繫晉陽獄至心念金剛經枷鎖自脫齊神武作相
特見原宥 出報應記

趙文若

隋趙文若開皇初病亡經七日家人初欲斂忽縮一
脚遂停旣蘇云被一人來追卽隨行入一宮城見王
曰卿在生有何功德答云唯持金剛經王曰此最第

一卿算雖盡以持經之故更爲申延又曰諸罪中殺生甚重卿以猪羊克飽如何卽遣使領文若至受咎之處北行可三二里至高墻下有穴才容身從此穴出登一高阜四望遙濶見一城極高峻烟火接天黑氣溢地又聞楚痛哀叫之聲不忍聽乃掩蔽耳目叩頭求出仍覺心破口中出血使者引廻見王曰卿旣噉肉不可空廻卽索長釘五枚釘頭及手足疼楚從此專持經更不食肉後因公事至驛忽夢一青衣女子求哀試問驛吏曰有何物食報云見備一羊甚肥嫩請之云青犢也文若曰我不喫肉遂贖放之

山報應記

趙文昌

隋開皇十一年大府寺丞趙文昌忽暴卒唯心上微煖家人不敢斂後復活說云吾初死有人引至閻羅王所王問曰汝一生已來作何福業昌答云家貧無力可營功德唯專心持誦金剛般若經王聞語合掌低首讚言善哉汝旣持般若功德甚大王卽使人引文昌向經藏內取金剛般若經文昌向西行五六里見數十間屋甚華麗其中經典遍滿金軸寶帙莊飾精好文昌合掌閉目信手抽取一卷開看乃是金剛般若文昌捧至王所令一人執卷在西文昌東立面

經讀誦一字不遺王大歡喜卽放昌還家令引文昌
從南門出至門首見周武帝在門側房內著三重鉗
鑣喚昌云汝是我本國人暫來至此要與汝語文昌
卽拜之帝曰汝識我否文昌答云臣昔宿衛陛下武
帝云卿旣是我舊臣今還家爲吾向隋皇帝說吾諸
罪並欲辯了唯滅佛法罪重未可得免望與吾營少
功德冀茲福祐得離地獄昌受辭而行及出南門見
一大糞坑中有人頭髮上出昌問之引人答云此是
秦將白起寄禁於此罪尤未了昌至家得活遂以其
事上奏帝令天下出口錢爲周武帝轉金剛般若經

設大供三日仍錄事狀入於隋史

出法苑珠林

新繁縣書生

益州新繁縣西四十里王李村隋時有書生姓荀氏

善工書而不顯迹人莫能知之嘗於村東空中四面
書金剛般若經數日便了云此經擬諸天讀誦入初
不之覺也後值雷雨牧牛小兒於書經處立而不沾
濕其地乾燥可有丈餘及晴村人惟之爾後每雨小
兒常集其中衣服不濕唐武德中有異僧語村人曰
此地空中有金剛般若經諸天於上設寶蓋覆之不
可輕犯自爾於四周設欄楯以阻人畜履踐每至齋

日村人四遠就設佛供常聞天樂聲震寥泝繁會盈耳

出三寶感通記

荀氏有作荀氏

隋 蒯武安

蒯武安未幾不羸其短髮中亦異曾蒯武安人曰
隋蒯武安蔡州人有巨力善弓矢常射大蟲會嵩山
南爲暴甚狂射之漸至深山忽有異物如野人手開
大蟲皮冒武安身上因推落澗下及起已爲大蟲矣
惶怖震駭莫知所爲忽聞鐘聲知是僧居往求救果
見一僧念金剛經卽閉目俯伏其僧以手摩頭忽爆
作巨聲頭已破矣武安乃從中出卽具述前事又撫
其背隨手而開旣由全身衣服盡在有少大蟲毛蓋

先灸瘡之所粘也從此遂出家專持金剛經

出報應記

睦彥通

睦彥通隋人精持金剛經日課十遍李密盜起彥通
宰武牢邑人欲殺之以應義旗彥通先知之遂投城
下賊拔刀以逐之前至深澗迫急躍入如有人接右
臂置盤石上都無傷處空中有言曰汝爲念經所致
因得還家所接之臂有奇香之氣累日不滅後位至
方伯九十餘終

出報應記

杜之亮

杜之亮金蘭人諫府參軍後諫於并州舉

兵反敗亮與僚屬皆繫獄亮惶懼日夜涕泣忽夜夢一僧曰汝但念誦金剛經卽此厄可度至曉卽取經專誠習念及至者並引就戮亮身在其中唱者皆死唯無亮姓名主典之者皆坐罰俄而會赦得免顯慶中卒於黃州刺史

出報應記

慕容文策

慕容文策隋人常持金剛經不喫酒肉大業七年暴卒三日復活云初見二鬼把文牒追至一城門額極巖峻入行四五里見有宮殿羽衛王當殿坐僧道四夷不可勝數使者入見文策最在後一一問在生作

善作惡東西令立乃唱策名問曰作何善對曰小來持金剛經王聞合掌嘆曰功德甚大且放還忽見二僧執火引策卽捉袈裟角問之僧云緣公持經故來相衛可隨燭行遂出城門僧曰汝知地獄處否指一大城門曰此是也策不忍看求速去二僧卽領至道有一橫垣塞路僧以錫扣之卽開云可從此去遂活

出報應記

柳儉

唐邢州司馬柳儉隋大業十年任岐州岐陽宮監至義寧元年坐誣枉繫大理寺儉至心誦金剛般若經

有兩紙未遍不覺眠睡夢一婆羅門僧報云檀越宜誦經令遍卽應得出儉忽寤勤誦不懈經二日忽有敕喚就朝堂放免又儉別時夜誦經至三更忽聞有異香散漫滿宅至曉不絕蓋感應所致也儉至終計誦經得五千餘遍

出法苑珠林

蕭瑀

蕭瑀梁武帝玄孫梁王歸之子梁滅入隋仕至中書令封宋國公女煬帝皇后篤信佛法常持金剛經議伐高麗不合旨上大怒與賀若弼高潁同禁欲寘於法瑀就其所八日念金剛經七百遍明日桎梏忽自

脫守者失色復爲著至殿前獨宥瑀二人卽重罰因著般若經靈驗一十八條乃造寶塔貯經檀香爲之高三尺感一鎗石像忽在庭中奉安塔中獲舍利百粒貞觀十一年見普賢菩薩冉冉向西而去

出報應記

趙文信

唐遂州人趙文信貞觀元年暴死三日後還蘇自說云初死時被人遮擁驅逐同伴十人相隨至閻羅王所其中有一僧王先問云師在世修何功德師答云貧道從生以來唯誦金剛般若經王聞此語忽卽驚起合掌讚言善哉善哉師審誦般若當得昇天何因

錯來至此言未訖忽有白衣來下引師上天去王復
喚遂州人前曰汝在生有何功德其人報言臣一生
以來不讀佛經唯好庾信文章集王言庾信是大罪
人見此受苦汝見庾信頗識否答云雖讀渠文章然
不識其人王卽令引出庾信乃見是龜身王又令引
去少時復作人來語云我爲生時好作文章妄引佛
經雜採俗書又誹謗佛法謂言不及孔老之教今受
罪報龜身苦也此人活已具述其事遂州人多好捕
獵及聞所說其相鑿戒永斷殺業各發誠心受持般
若迄今不絕

出法苑珠林

劉弼

唐劉弼貞觀元年任江南縣尉忽一日有怪鳥於房
前樹上鳴土人云是鳥所止爲不祥弼聞之恐懼思
欲修崇功德不知何者爲勝夜夢一僧偏讚金剛般若
經令誦百遍及寤依命卽誦至百遍忽有大風從
東北來拔此樹隔舍遙擲巷外其拔處土坎縱廣一
丈五尺察暴風來處小枝纖葉並隨風迴靡風止還
起如故乃知經力不可思議

出法苑珠林

袁志通

唐袁志通天水人常持金剛經年二十被驅爲軍士

敗走巖嶮經日不得食而覺二童子持滿盂飯來與之志通拜忽然不見既食訖累日不飢後得還鄉貞觀八年病死兩日卽蘇曰被人領見王王問在生善業答云常持金剛經王甚喜曰且令送出遂活

出報應記

韋克勤

唐韋克勤少持金剛經爲中郎將從軍伐遼沒高麗貞觀中太宗征遼克勤

望見官軍乃夜

出投之暗不知路乃至心念經俄見炬火前導克勤隨火而去遂達漢軍

出報應記

沈嘉會

唐沈嘉會貞觀中任校書郎以事配蘭州思歸甚切每旦夕常東向拜太山願得生還積二百餘日永徽六年十月二日夜見二童子儀服甚秀云是太山府君之子府君媿公朝夕拜禮故遣奉迎嘉會云太山三千餘里何能可去童子曰先生閉目勿憂道遠卽依其言瞬息之間便到宮殿宏麗童子引入謁拜府君卽延入曲室對坐談笑無所不知謂嘉會曰人之爲惡若不爲人誅死後必爲鬼得而治無有徼幸而免者也若目持金剛經一遍卽萬罪皆滅鬼官不能拘矣又云前府君有過天曹黜之某姓劉嘉會亦不

敢問其他也嘗與嘉會雙陸兼設酒肴嘉會起於小
廳東見姑臧令慕容仁軌執笏端坐云府君帖追到
此已六十日未蒙處分嘉會坐啓府君便令召仁軌
入謂曰公縣下有婦人阿趙被縣尉無狀拷殺阿趙
來訴遂誤追公庭前有盆水府君令洗面仍遣一小
兒送歸嘉會亦辭復令二男送凡在太山二十八日
家人但覺其精神昏昧既還如舊嘉會語仁軌於衆
長史趙持滿令人驗之無不同自此常持金剛經遇
赦得歸

出報應記

陸懷素

唐吳郡陸懷素貞觀二十年失火屋宇焚燒並從烟
滅惟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獨存函及標軸亦盡惟經
字竟如故聞者莫不驚歎懷素卽高陽許仁則妻之
兄也仁則當時目覩常與人言之

出冥報記

司馬喬卿

唐大理司直河內司馬喬卿天性純謹有志行永徽
中爲揚州司戶曹丁母憂居喪毀瘠骨立刺血寫金
剛般若經二卷未幾於廬側生芝草二莖九日長尺
有八寸綠莖朱蓋日漉汁一升食之味甘如蜜取而
復生喬卿同寮數人並目覩其事

出法苑珠林

孫壽

唐顯慶中平州人孫壽於海濱遊獵遇野火草木蕩盡唯有一叢茂草獨不焚疑草中有伏獸遂燭之以火竟不焚壽甚恠之入草中窺視乃獲一函金剛般若經其傍又有一死僧顏色不變火不延燎蓋由此也始知經像非凡所測孫壽親自說之

出法苑珠林

李觀

唐隴西李觀顯慶中寓止滎陽丁父憂乃刺血寫金剛般若心經隨願往生經各一卷自後院中恒有異香非常馥烈鄰側亦常聞之無不稱歎中山郎徐令

過鄭州見彼親友具陳其事

出法苑珠林

豆盧夫人

唐陳國竇公夫人豆盧氏芮公寬之姊也夫人信罪福常誦金剛般若經未盡卷一紙許忽頭痛至夜逾甚夫人自念儻死遂不得終經欲起誦之令婢然燭而火悉已滅婢空還夫人深益歎恨忽見厨中有燭炬漸升堂陞直入臥內去地三尺許而無人執光明若晝夫人驚喜取經誦之有頃家人鑽鑿得火燭光卽滅自此日誦五遍以爲常法後芮公將死夫人往視公謂夫人曰吾姊以誦經之福當壽百歲生好處

也夫人年至八十無疾而終

出法苑珠林

尼修行

唐龍朔元年洛州景福寺比丘尼修行房中有侍僮伍五娘死後修行爲五娘立靈座經月餘日其姊及弟於夜中忽聞靈座上呻吟其弟初甚恐懼後乃問之答曰我生時於寺中食肉坐此大罽痛我體上有瘡恐汚牀席汝可多將灰置牀上也弟依其言置灰後看牀上大有膿血又語弟曰姊患不能縫衣汝盍藍縷宜將布來我爲汝作衫及襪弟置布於靈牀上經宿卽成又語其姊曰兒小時染患遂殺一螻蟹取

汁塗瘡得差今入刀林地獄肉中見有折刀七枚願姊慈愍爲作功德救助之姊煎迫卒難濟辦但隨身衣服無益死者今并未壞請以用之姊未報聞乃白兒自取去良久又曰衣服以來見在牀上其姊試往觀之乃所斂之服也遂送淨土寺寶獻師處憑寫金剛般若經每寫一卷了卽報云已出一刀尺寫七卷了乃云七刀並得出訖今蒙福業助卽往託生與姊及弟哭別而去吳興沈玄法說淨土寺僧智整所說亦同

出冥報記

陳文達

唐陳文達梓州郫縣人常持金剛經願與亡父母念
八萬四千卷多有祥瑞爲人轉經患難皆免銅山縣
人陳約曾爲冥司所追見地下築臺問之云此是般
若臺待陳文達其爲冥司所敬如此

出法苑珠林

高紙

高紙隋僕射頰之孫也唐龍朔二年出長安順義門
忽逢二人乘馬曰王喚紙不肯從去亦不知其鬼使
策馬避之又被驅擁紙有兄是化度寺僧欲往寺內
至寺門鬼遮不令入紙乃毆鬼一拳鬼怒卽拽落馬
曰此漢大兒麤身遂在地因便昏絕寺僧卽令舁入

兄院明且乃蘇云初隨二使見王王曰汝未合來汝
曾毀謗佛法且令生受其罪令左右拔其舌以犁耕
之都無所傷王問本吏曰彼有何福德如此曰曾念
金剛經王稱善卽令放還因與客語言次忽悶倒如
吞物狀咽下有白脉一道流入腹中如此三度人問
之曰少年盜食寺家果子冥司罰令吞鐵丸後仕爲
翊衛專以念經爲事

出報應記

白仁哲

唐白仁哲龍朔中爲虢州朱陽尉差運米遠東過海
遇風四望昏黑仁哲憂懼急念金剛經得三百遍忽

如夢寐見一梵僧謂曰汝念真經故來救汝須臾風定八十餘人俱濟

出報應記

竇德玄

竇德玄麟德中爲卿奉使揚州渡淮船已離岸數十步見岸上有一人形容憔悴擎一小襪坐於地德玄曰日將暮更無船渡卽令載之中流覺其有飢色又與飯乃濟及德玄上馬去其人卽隨行已數里德玄怪之乃問曰今欲何去答曰某非人乃鬼使也今在揚州追竇大使曰大使何名云名德玄德玄驚躍下馬拜曰某卽其人也涕泗請計鬼曰甚媿公容載復

又賜食且放公急念金剛經一千遍當來相報至月餘經數足其鬼果來云經已足保無他慮然亦終須相隨見王德玄於是就枕而絕一宿乃蘇云初隨使者入一宮城使者曰公且任我當先白王使者乃入於屏障後聞王遙語曰你與他作計漏洩吾事遂受杖三十使者却出袒以示公曰喫杖了也德玄再三媿謝遂引入見一著紫衣人下階相揖云公大有功德尚未合來請公還出墮坑中於是得活其使者續至云飢未食及乞錢財並與之問其將來官爵曰熟記取從此改殿中監次大司憲次太子中允次司元

太常伯次左相年至六十四言訖辭去曰更不復得來矣後皆如其言

出報應記

宋義倫

唐宋義倫麟德中爲號王府典籤暴卒三日方蘇云被追見王王曰君曾殺狗兔鴿今被論君算合盡然適見君師王云君持金剛經不惟減罪更合延年我今放君君能不喫酒肉持念尊經否義倫拜謝曰能又見殿內牀上有一僧年可五六十披衲義倫卽拜禮僧曰吾是汝師故相救可依王語義倫曰諾王令隨使者往看地獄初入一處見大鑊行列其下燃火

鑊中煮人痛苦之聲莫不酸惻更入一處鐵牀甚潤人臥其上燒炙焦黑形容不辨西顧有三人枯黑佇立頗似婦人向義倫叩頭云不得食喫已數百年倫答曰我亦自無何可與汝更入一獄向使者云時熱恐家人見斂遂去西南行數十步後呼云無文書恐門司不放出遂得朱書三行字並不識門司果問看了放出乃蘇

出報應記

李岡

唐兵部尚書李岡得疾暴卒唯心上煖三日復蘇云見一人引見大將軍蒙令坐索案看云錯追公有頃

獄卒擊一盤來中置鐵丸數枚復昇一鑊放庭中鑊下自然火出鑊中銅汁湧沸煮鐵丸赤如火獄卒進盤將軍以讓岡岡懼云飽將軍吞之既入口舉身洞然又飲銅汁身遂火起俛仰之際吞並盡良久復如故岡乃前問之答云地下更無他饌唯有此物卽吸食之若或不食須臾卽爲猛火所焚苦甚於此唯與寫佛經十部轉金剛經千卷公亦不來吾又離此岡旣復生一依所約深加敬異

出報應記

王陔

唐王陔爲鷹揚府果毅因病遂斷葷肉發心誦金剛

經日五遍後染瘴疾見羣鬼來陔卽急念經鬼聞便退遙曰王令追汝且止誦經陔卽爲歇鬼悉向前陔乃昏迷欲絕須臾又見一鬼來云念經人王令權放六月旣寤遂一心持誦晝夜不息六月雖過鬼亦不來夜聞空中有聲呼曰汝以持經功德當壽九十矣竟如其言

出報應記

王令望

唐王令望少持金剛經還邛州臨溪路極險阻忽遇猛獸振怖非常急念真經猛獸熟視曳尾而去流涎滿地曾任安州判司過揚子江夜風暴起租船數百

艘相接盡沒唯令望船獨全後終亳州譙令

出報應記

陳惠妻

唐陳惠妻王氏初未嫁表兄褚敬欲婚王氏父母不許敬詛曰若不嫁我我作鬼必相致後歸於惠惠爲陵州仁壽尉敬陰恚之卒後王夢敬旋覺有娠經十月不產王氏憂懼乃發心持金剛經晝夜不歇敬永絕交鬼胎亦銷從此日持七遍

出報應記

何潔

唐何潔天授初任懷州武德令常持金剛經至河陽水漲橋倒日已夕人爭上船岸遠未達欲沒潔懼且

急念經須臾近岸遇懸蘆攀緣得出餘溺死八十餘

人

出報應記

張玄素

唐張玄素洛陽人少持金剛經天授初任黃梅宰家有厄難應念而消年七十遺疾忽有花蓋垂空遂澡浴與家人訣別奄然而卒

出報應記

李丘一

唐李丘一好鷹狗畋獵萬歲通天元年任揚州高郵丞忽一旦暴死見兩人來追一人自云姓段時同被追者百餘人男皆著枷女卽反縛丘一被鎖前驅行

可十餘里見大槐樹數十下有馬槽段云五道大神
每巡察人間罪福於此歇馬丘一方知身死至王門
段指一胥云此人姓焦名策是公本頭遂被領見王
曰汝安忍無親好殺他命以爲已樂須臾卽見所殺
禽獸皆爲人語云乞早處分焦策進云丘一未合死
王曰曾作何功德云唯曾造金剛經一卷王卽合掌
云冥間號金剛經最上功德君能書寫其福不小卽
令焦策領向經藏令驗至一寶殿衆經充滿丘一試
抽一卷果是所造之經旣廻見王知造有實乃召所
殺生類令懇陳謝許造功德丘一依王命願寫金剛

經一百卷衆歡喜盡散王曰放去焦策領出城門云
盡力如此豈不相報丘一許錢三百千不受云與造
經二十部至一坑策推之遂活身在棺中惟聞哭聲
已三日矣驚呼人至破棺乃起旬日寫經二十卷了
焦策來謝致辭而去尋百卷亦畢揚州刺史奏其事
勅加丘一五品仍充嘉州招討使

出報應記

于昶

唐于昶天后朝任并州錄事參軍每至一更後卽喘
息流汗二更後愈妻柳氏將召醫工昶密曰自無他
苦但晝決曹務夜判冥司事力不任耳每知有災咎

卽陰爲之備都不形言凡六年後丁母艱持金剛經更不復爲冥吏因極言此功德力令子孫諷轉後爲慶州司馬年八十四將終忽聞異香非代所有謂左右曰有聖人迎我往西方言訖而沒

出報應記

裴宣禮

唐裴宣禮天后朝爲地官侍郎常持金剛經坐事被繫宣禮憂迫唯至心念經枷鎖一旦自脫推官親訪之遂得雪免御史任植同禁亦念經獲免

出報應記

吳思玄

唐吳思玄天后朝爲太學博士信釋氏持金剛經日

兩遍多有靈應後稍怠日夜一遍思玄在京病有巫褚細兒言事如神星下祈禱思玄往就見細兒驚曰公有何術鬼見皆走思玄私負知是經力倍加精勵日念五遍兒疾醫無效思玄至心念經三日而愈思玄曾於渭橋見一老人年八十餘著麤縷服問之曰爲所生母也思玄怪之答曰母年四十三時有異僧教云汝欲長壽否但念金剛經母卽發心日念兩遍終一百七姨及鄰母誦之並過百歲今遵母業已九十矣

出報應記

遵字而下有誤

銀山老人

唐銀山老人

唐銀山老人

饒州銀山採戶逾萬並是草屋延和中火發萬室皆
盡唯一家居中火獨不及時本州楊體幾自問老人
老人對曰家事佛持金剛經

出報應記

崔文簡

唐崔文簡先天中任坊州司馬屬吐蕃奄至州城同
被驅掠鎖械甚嚴至心念經三日鎖忽自開虜疑有
奸箠具以實對問云汝有何術答云念金剛經復
令鎖之念未終又解衆皆嘆異遂送出境

出報應記

姚待

唐姚待梓州人常持金剛經并爲母造一百部忽有

鹿馴戲見人不驚犬亦不吠遂巡自去有人宰羊呼
待同食食了卽死使者引去見一城門上有額遂令
入見王王呼何得食肉待云雖則食肉比元持經王
稱善曰既能持經何不斷肉遂得生爲母寫經有屠
兒李廻奴請一卷焚香供養廻奴死後有人見於冥
間枷鎖自脫亦生善道

出報應記

呂文展

唐呂文展開元三年任閬中縣丞雅好佛經尤專心
持誦金剛經至三萬餘遍靈應奇異年旣衰暮三牙
并落念經懇請牙生如舊在閬中時屬亢旱刺史劉

浚令祈雨僅得一遍遂獲沛然又嘗霖潦別駕使祈
晴應時便霽前後証驗非一不能備舉

出報應記

長安縣繫囚

唐長安縣死囚入獄後四十餘日誦金剛經不輟口
臨決脫枷枷頭放光長數十丈照耀一縣縣令奏聞
玄宗遂釋其罪

出廣異記

李虛

唐開元十五年有敕天下村坊佛堂小者並拆除功
德移入側近佛寺堂大者皆令閉封天下不信之徒
並望風毀拆雖大屋大像亦殘毀之敕到豫州新息

令李虛嗜酒倔强行事違戾方醉而州符至仍限三
日報虛見大怒便約胥正界內毀拆者死於是一界
並全虛爲人好殺火行必違道當時非惜佛宇也
但以忿恨故全之全之亦不以介意歲餘虛病數日
死時正暑月隔宿卽斂明日將殯母與子繞棺哭之
夜久哭止聞棺中若指爪憂棺聲初疑鼠未之悟也
斯須增甚妻子驚走母獨不去命開棺左右曰暑月
恐壞母怒促開之而虛生矣身頗瘡爛於是浴而將
養之月餘平復虛曰初爲兩卒拘至王前王不在見
階前典吏乃新息吏也亡經年矣見虛拜問曰長官

何得來虛曰適被錄而至吏曰長官平生唯以殺害
爲心不知罪福今當受報將若之何虛聞懼請救之
吏曰去歲拆佛堂長官界內獨全此功德彌大長官
雖死亦不合此間追攝少間王問更勿多言但以此
對虛方憶之頃王坐主者引虛見王王曰索李明府
善惡簿來卽有人持一通案至大合抱有二青衣童
子亦隨文案王命啓牘唱罪階吏讀曰專好割羊脚
吏曰合杖六百仍割其身肉百斤王曰可令割其肉
虛曰去歲有敕拆佛堂毀佛像虛界內獨存之此功
德可折罪否王驚曰審有此否吏曰無新息吏進曰

有福簿在天堂可檢之王曰促檢殿前垣南有樓數
間吏登樓檢之未至有二僧來至殿前王問師何所
有一答曰常誦金剛經一曰常讀金剛經王起合掌
曰請法師登階王座之後有二高座右金左銀王請
誦者坐金座讀者坐銀座坐訖開經王合掌聽之誦
讀將畢忽有五色雲至金座前紫雲至銀座前二僧
乘雲飛去空中遂滅王謂階下人曰見二僧乎皆生
天矣於是吏檢善簿至唯一紙因讀曰去歲敕拆佛
堂新息一縣獨全合折一生中罪延年三十仍生善
道言畢罪簿軸中火出焚燒之盡王曰放李明府歸

仍敕兩吏送出城南門見夾道並高樓大屋男女雜坐樂飲笙歌虛好絲竹見而悅之兩吏謂曰急過此無顧顧當有損虛見飲處意不能忍行佇立觀之店中人呼曰來吏曰此非善處既不相取信可任去虛未悟至飲處人皆起就坐奏絲竹酒至虛酌酢畢將飲之乃一杯糞汁也臭穢特甚虛不肯飲卽有牛頭獄卒出於牀下以叉刺之洞胸虛遽連飲數杯乃出吏引虛南入荒田小徑中遙見一燈炯然燈旁有犬坑昏黑不見底二吏推墮之遂蘇李虛素性兇頑不知罪福而被酒違戾以全佛堂明非已之本心也然

猶身得生天火焚罪簿獲福若此非爲善之報乎與夫日夜精勤孜孜爲善旣持僧律常行佛言而不離生死未之有也

出紀聞

盧氏

唐開元中有盧氏者寄住滑州晝日閑坐廳事見二黃衫人入門盧問爲誰答曰是里正奉帖追公盧甚愕然問何故相追因求帖觀見封上作衛縣字遂開文字錯謬不復似人書怪而詰焉吏言奉命相追不知何故俄見馬已備在階下不得已上馬去顧見其屍坐在牀上心甚惡之倉卒之際不知是死又見馬

出不由門皆行牆上乃驚愕下泣方知必死恨不得
與母妹等別行可數十里至一城城甚壯麗問此何
城吏言乃王國卽追君所司入城後吏欲將盧見王
經一院過問此何院吏曰是御史大夫院因問院大
夫何姓各云姓李各某盧驚喜白吏曰此我表兄令
吏通刺須吏便出相見甚喜具言平昔延入坐語大
夫謂曰弟之念誦功德甚多良由金剛經是聖教之
骨髓乃深不可思議功德者也盧初入院中見數十
人皆是衣冠其後太半繫在網中或無衣或露頂盧
問此悉何人云是陽地衣冠網中悉緣罪重弟若能

爲一說法見之者悉得昇天遂命取高座令盧昇坐
誦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網中人已有出頭者至半之
後皆出地上或褒衣大袖或乘車御雲誦既終往坐
都盡及入謁見王呼爲法師致敬甚厚王云君大不
可思議算又不盡歎念誦之功尋令向吏送之廻旣
至舍見家人披頭哭泣尸臥地上心甚惻然俄有一
婢從庭前入堂吏令隨上階及前魂神忽已入體因
此遂活

出廣異記

陳利賓

陳利賓者會稽人弱冠明經擢第善屬文詩釋褐長

城尉少誦金剛經每至厄難多獲其助開元中賓自
會稽江行之東陽會天久雨江水瀾漫賓與其徒二
十餘船同發乘風掛帆須臾天色味暗風勢益壯至
界石竇上水闕衆流而下波濤衝擊勢不得泊其前
輩二十餘舟皆至竇口而敗舟人懼利賓忙遽誦金
剛經至深流所忽有一物狀如赤龍橫出扶舟因得
上議者爲誦經之功。出廣異記

王宏

王宏者少以漁獵爲事唐天寶中嘗放鷹逐兔走入
穴宏隨探之得金剛般若經一卷自此遂不獵云。出廣

異記

田氏

易州參軍田氏性好畋獵恒養鷹犬爲事唐天寶初
易州放鷹於叢林棘上見一卷書取視之乃金剛經
也自爾發心持誦數年已誦二千餘遍然畋獵亦不
輟後遇疾暴卒數日被追至地府見諸鳥獸周廻數
畝從已徵命頃之隨到見王問罪何多也田無以對
王令所由領往推問其徒十人至吏局吏令啓口以
一丸藥擲口中便成烈火遍身須臾灰滅俄復成人
如是六七輩至田氏累三丸而不見火狀吏乃怪之

復引見王具以實白王問在生作何福業田氏云初以畋獵爲事王重問云在生之時於易州棘上得金剛經持誦已二千餘遍王云正此滅一切罪命左右檢田氏福簿還白如言王自令田氏誦經纔三紙廻視庭中禽獸並不復見誦畢王稱美之云誦二千遍延十五年壽遂得放還

出廣異記

太平廣記報應部下

李惟燕

建德縣令李惟燕少持金剛經唐天寶末惟燕爲餘姚郡叅軍秩滿北歸過五丈店屬上虞江球塘破水竭時中夜晦暝四廻無人此路舊多劫盜惟燕舟中有吳綾數百匹懼爲賊所取因持一劍至船前誦經三更後見堤上兩炬火自遠而至惟燕疑是村人衛已火去船百步便却復廻心頗異之愈益厲聲誦經亦竊自思云火之所爲得非金剛經力乎時塘水竭而塘外水滿惟燕便心念塘破當得水助半夕之後

忽聞船頭有流水聲驚云塘澗數丈何由得破久之
稍覺船浮及明河水已滿對船所一孔大數尺乃知
誦金剛經之助云惟燕弟惟玉見任虔州別駕見其
兄誦經有功因效之後泛舟出峽水急櫓折船將欲
敗乃力念經忽見一櫓隨流而下遂獲濟其族人亦
常誦金剛經遇安祿山之亂伏於荒草賊將至思得
一鞋以走俄有物落其背驚視乃新鞋也

出廣異記

孫明

唐孫明者鄭州陽武人也世貧賤爲盧氏莊客善持
金剛經日誦二十遍經二十年自初持經便絕葷血

後正念誦次忽見二吏來追明意將是縣吏便往縣
去行可五六里至一府門門人云王已出巡吏因閉
明於空室中其室從廣五六十間蓋若陰雲經七日
王方至吏引明入府王問汝有何福答云持金剛經
已二十年王言此大福也顧謂左右曰昨得祇洹家
牒論明念誦勤懇請延二十載乃知修道不可思議
所延二十載以償功也令吏送還舍其家殯明已畢
神雖復體家人不之知也會獵者從殯宮過聞號呼
之聲報其家人因爾得活矣天寶末明活已六七年
甚無恙也

出廣異記

三刀師

唐三刀師者俗姓張名伯英乾元中爲壽州健兒性至孝以其父在潁州乃盜官馬往以迎省至淮陰爲守邊者所得刺史崔昭令出城腰斬時屠劊號能行刀再斬初不傷損乃換利刀罄力砍不損如故劊者驚曰我用刀砍至其身則手懦不知何也遽白之昭問所以答曰昔年十五曾絕葷血誦金剛經十餘年自胡亂以來身在軍中不復念誦昨因被不測罪唯志心念經爾昭嘆息舍之遂削髮出家著大鐵鈴乞食修千人齋供一日便辦時人呼爲三刀師謂是起

敬菩薩

出廣異記

宋參軍

唐坊州宋參軍少持金剛經及之官權於司士宅任舊知宅凶每夕恒誦經忽見婦人立於戶外良久宋問汝非鬼耶曰然又問幽明理殊當不宜見得非有枉屈之事乎婦人便悲泣曰然言身是前司士之婦司士奉使其弟見逼拒而不從因此被殺以羶裹屍投於堂西北角溷廁中不勝穢積人來多欲陳訴俗人怯懦見形必懼所以幽憤不達凶惡驟聞執事以持念爲功當亦太庇舍識眷言枉穢豈不憫之宋云

已初官位卑不能獨救翌日必爲上白府君其鬼乃去及明具白掘地及溷不獲其尸宋誦經婦人又至問何以不獲答云西北只校一尺明當求之以終惠也依言乃獲之殮內但餘骨在再爲洗濯移於別所其夕又來拜謝歡喜謂曰垂庇過深難以上答雖在冥昧亦有所通君有二子大者難養小者必能有後且有榮位兼言宋後數改官祿又云大媿使君不知何以報答宋見府君具敘所論府君令問已更何官至夕婦人又至因傳使君意云一月改官然不稱意當遷桂州別駕宋具白其事皆有驗初宋問身旣爲

人所殺何以不報云前人今尚爲官命未合死所以未復云也

出廣異記

劉鴻漸

劉鴻漸者御史大夫展之族子唐乾元初遇亂南徙有僧令誦金剛經鴻漸日誦經至上元年客於壽春一日出門忽見二吏云奉太尉牒令追鴻漸云初不識太尉何以見命意欲抗拒二吏忽爾直前拖曳鴻漸請著衫吏不肯放牽行未久倏過淮至一村須臾持大麻衫及腰帶令鴻漸著笑云真醋大衫也因而向北行路漸梗澁前至大城入城有府舍甚嚴麗忽

見向勸讀經之僧從署中出僧後童子識鴻漸徑至其所問十六郎何以至此因走白和尚云劉十六郎適爲吏追以誦經功德豈不往彼救之鴻漸尋至僧所虔禮求救僧曰弟子行無咎須吏吏引鴻漸入詣廳事案後有五色浮圖高三四尺廻旋轉動未及考問僧已入門浮圖變成美丈夫年三十許云是中丞降階接僧問和尚何以復來僧云劉鴻漸是已弟子持金剛經功力甚至其算又未盡宜見釋也王曰若持金剛經當願聞耳因令跪誦鴻漸誦兩紙訖忽然遺忘廳西有人手持金鉤龍頭幡幡上碧字書金剛

經布於鴻漸前令分明誦經畢都不見人但餘堂宇間寂因爾出門唯見追吏忽有物狀如兩日來擊鴻漸鴻漸惶懼奔走忽見道傍有水鴻漸欲止而飲之追吏云此是人膏澄久上清耳其下悉是餘皮爛肉飲之不得還矣須臾至舍見骸形臥在牀上心頗惆悵鬼自後推之冥然如入房戶遂活鬼得錢乃去也

出廣異記

張嘉猷

廣陵張嘉猷者唐寶應初爲明州司馬遇疾卒載喪還家塋於廣陵南郭門外永泰初其故人有勞氏者

行至郭南坐浮圖下忽見猷乘白馬自南來見勞下馬相慰如平生然不脫席帽低頭而語勞問冥中有何罪福猷云罪福昭然莫不隨所爲而得但我素持金剛經今得無累亦當別有所適在旬月間耳卿還爲白家兄令爲轉金剛經一千遍何故將我香爐盛諸惡物卿家亦有兩卷經幸爲轉誦增已之福言訖遂訣而去勞昏昧久之方寤云

出廣異記

魏恂

唐魏恂左庶子尚德之子持金剛經神功初爲監門衛大將軍時京有蔡策者暴亡數日方蘇自云初至

冥司怪以追人不得將撻其使者使者云將軍魏恂持金剛經善神擁護追之不得卽別遣使覆追須臾還報並同冥官曰且罷追恂聞尤加精進

出廣異記

杜思訥

唐潞州銅鞮縣人杜思訥以持金剛經力疾病得愈每至持經之日必覲神光

出廣異記

龍興寺主

唐原州龍興寺因大齋會寺主會僧夏臘旣高是爲宿德坐麗賓頭之下有小僧者自外後至以無坐所唯寺主下曠一位小僧欲坐寺主輒叱之如是數次

小僧恐齊失時竟來就坐寺主怒甚倚柱而坐以掌
搨之方欲舉手大袖爲柱所壓不得下合掌驚駭小
僧慚沮不齊而還房衆議恐是小僧道德所致寺主
遂與寺衆同往禮敬小僧惶懼自言初無道行不敢
濫受大德禮數逡巡走去因問平生作何行業云二
十年唯持一剛經衆皆讚嘆謂是金剛護持之力便
於柱所焚香頂禮咒云若是金剛神力當還此衣於
是隨手而出也

出廣異記

陳哲

唐臨安陳哲者家任餘杭精一練行持金剛經廣德

初武康草賊宋潭寇餘杭哲富於財將搬移產避之
尋而賊至哲謂是官軍問賊今近遠羣賊大怒曰何
物老狗敢辱我爭以劒刺之每下一劒則有五色圓
光徑五六尺以蔽哲身刺不能中賊驚嘆謂是聖人
莫不慚悔捨之而去

出廣異記

豐州烽子

張鑑

以上二則俱載鳩異

張國英

唐崔寧大曆初鎮西蜀時會楊林反健兒張國英與
戰射中腹鏃沒不出醫曰一夕必死家人將備塋具
與同伍泣別國英常持金剛經至夜夢胡僧與一丸

藥至且瀉箭鏃出瘡便合瘥

出報應記

王季廉

載鳩異

李廷光

唐李廷光者爲德州司馬敬佛不茹葷血常持金剛經每念經時卽有圓光在前用心苦至則光漸大小懷懈惰則光漸小暗因此砥礪轉加精進

出報應記

陸康成

唐陸康成嘗任京兆府法曹椽不避強禦公退忽見亡故吏抱案數百紙請押問曰公已去世何得來曰此幽府文簿康成視之但有人姓名畧無他事吏曰

皆來年兵刃死者問曰得無我乎有則檢示吏曰有因大駭曰君旣舊吏得無情耶曰故我來啓明公耳唯金剛經可託卽失之乃遂讀金剛經日數十遍明年朱泚果反署爲御史康成叱泚曰賊臣敢干國士泚震怒命數百騎環而射之康成默念金剛經矢無傷者泚曰儒以忠信爲甲冑信矣乃舍去康成遂入隱於終南山竟不復仕

出報應記

薛巖

唐薛巖忠州司馬蔬食長齋日念金剛經三十遍至七十二將終見幢蓋音樂來迎其妻崔氏卽御史安

儼之姑也屬續次見嚴隨幢蓋冉冉昇天而去呼之不顧一家皆聞有異香之氣

出報應記

任自信

任自信嘉州人唐貞元十五年曾往湖南常持金剛經潔白無點於洞庭湖中有異物如雲冒舟上俄頃而散舟中遂失自信不知所在久之乃凌波而出云至龍宮謁龍王四五人命昇殿念金剛經與珠寶數十事二僧相送出宮一僧憑附少信至衡岳觀音臺紹真師付之云是汝和尚送來令轉金剛經至南岳訪僧果見云和尚滅度已五六年矣

出報應記

段文昌

載鳩異序

劉逸淮

孫咸

僧智燈

王氏

左營伍伯

以上五則俱載鳩異

宋衍

宋衍江淮人應明經舉元和初至河陰縣因疾病廢業為鹽鐵院書手月錢兩千娶妻安居不議他業年餘有為米綱過三門者因不識字請衍同去通管簿書月給錢八千文衍謂妻曰今數月不得八千苟一月而致極為利也妻楊氏甚賢勸不令往曰三門舟路頗為險惡身或驚危利亦何救衍不納遂去至其所果遇暴風所擊彼羣船盡沒唯衍入水捫得粟藁

一束漸漂近岸浮藁以出乃活餘數十人皆不救因抱藁以謝曰吾之微命爾所賜也誓存沒不相捨遂抱藁疾行數里有孤姥鬻茶之所茅舍兩間遂請宿焉具以事白姥憫之乃爲設粥及明且於屋南曝衣解其藁以曬於藁中得一竹筒開之乃金剛經也尋以訊姥且不知其詳姥曰是汝妻自汝來後蓬頭禮念寫經誠切故能救汝衍感泣請歸姥指東南一徑曰但尋此去校二百里可以後日到家也與米二升拜謝遂發果二日達河陰見妻媿謝楊媛驚問曰何以知之盡述根本楊氏怪之衍乃出經楊媛涕泣拜

禮頂戴衍曰用何以爲記曰寫時執筆者悞羅漢字空維上無四遂詣護國寺禪和尚處請添和尚年老眼昏筆點過濃字皆昏黑但十日來不知其所在驗之果如其說衍更嗚咽拜其妻每日焚香禮經於淨室乃謂楊媛曰河濱之姥不可忘也遣使封茶及絹與之使至其居及人皆不見詰於牧豎曰比水漲無涯際何有人鬻茶復云路亦並無乃神化也數歲相國鄭公綱爲東都留守乃召衍及楊媛往問其本末并令將經來與其舅武職食月給五千因求其經至今爲鄭氏所尊奉故岳州刺史丞相弘農公因覩其

事遂敘之名曰楊媛徵驗

出報應記

陳昭

載場異

王侁

王侁家於晉州性頑鄙唐元和四年其家疾疫亡者十八九唯侁偶免方疾食狗肉目遂盲不知醫藥唯禱鬼神數年無報忽有一異僧請飯謂曰吾師之文有金剛經能排眾苦報應神速居士能受之乎侁辭愚又無目固不可記僧勸寫之侁從其言得七卷請僧誦之數日夢前僧持刀決其目乃驚寤覺有所見久而遍明數月如舊侁終身轉經不替

出報應記

李元一

李元一唐元和五年任饒州司馬有女居別院中宵忽見神人驚悸而卒顏色不改其夫嚴訥自秦來至蒼湖恍惚見其妻行水上而至訥驚問之妻泣曰某已亡矣今鬼也訥駭異之曰近此鴈浦村有嚴夫子教眾學彼有奇術公往懇請哀救某庶得復生矣訥後果見嚴夫子拜謁泣訴盡啓根本嚴初甚怒郎君風疾何乃見凌訥又拜悲泣久乃方許曰殺夫人者王將軍也塋在此堂內西北柱下可爲寫金剛經令僧轉讀於其所祠焉小娘子必當還也訥拜謝疾往

郡城明日到具白元一寫經速令讀之七遍女乃開
目久之能言媿謝其夫曰茲堂某柱下有王將軍枯
骨抱一短劍爲改塋之劍請使留以報公德發之果
驗遂改瘞留其劍元一因寫經數百卷以施冥寞

出報

應記

魚萬盈

魚萬盈京兆市井粗猛之人唐元和七年其所居宅
有大毒蛇其家忌者皆驚怖萬盈怒一旦持巨棒伺
其出擊殺之烹炙以食因得疾臟腑痛楚遂卒心尚
微煖七日後蘇云初見冥使三四人追去行暗中十

餘里見一人獨行其光繞身四照數尺口念經隨走
就其光問姓字云我姓趙名某常念金剛經者汝但
莫離我使者不敢進漸失所在久之至其家萬盈拜
謝曰向不遇至人定不回矣其人授以金剛經念得
遂還及再生持本重念更無遺闕所疾亦失因斷酒
肉不復殺害日念經五十遍

出報應記

于李回

于李回舉進士唐元和八年下第將歸有僧勸曰郎
君欲速及第何不讀金剛經遂日念數十遍至王橋
宿因步月有一美女與言遂被誘去十餘里至一村

舍戲笑甚喧引入升堂見五六人皆女郎李回慮是精怪乃陰念經忽有異光自口出羣女震駭奔走但聞腥穢之氣蓋狐狸所宅榛棘滿目李回茫然不知所適俄有白犬色逾霜雪似導李回前行口中有光復照路遂巡達本所

出報應記

強伯達

唐強伯達元和九年家於房州世傳惡疾子孫少小便患風癩之病二百年矣伯達纔冠便患囑於父兄疾必不起慮貽後患請送山中父兄畏糧送之巖下泣涕而去絕食無幾忽有僧過傷之曰汝可念金剛

經內一四句偈或脫斯苦伯達旣念數日不絕方晝有虎來伯達懼甚但瞑目至誠念偈虎乃遍舐其瘡唯覺涼冷如傅上藥了無他苦良久自看其瘡悉已乾合明日僧復至伯達具說僧卽於山邊拾青草一握以授曰可以洗瘡但歸家煎此以浴乃嗚咽拜謝僧撫背而別及到家父母大驚異因啓本末浴訖身體鮮白都無瘡疾從此相傳之疾遂止念偈終身

出報

應記

僧惟恭 王沔 董進朝

以上三則俱載鳩異

康仲戚

康仲戚唐元和十一年往海東數歲不歸其母唯一子日久憶念有僧乞食母具語之僧曰但持金剛經兒疾回矣母不識字令寫得經乃鑿屋柱以陷之加漆其上晨暮敬禮一夕雷霆大震拔此柱去月餘兒果還以錦囊盛巨木以至家入拜跪母母問之仲戚曰海中遇風舟破墜水忽有雷震投此木於波上某因就浮之得至岸某命是其所與敢不尊敬母驚曰必吾藏經之柱卽破柱得經母子常同誦念

出報應記

吳可久越人唐元和十五年居長安奉摩尼教妻王

氏亦從之歲餘妻暴亡經三載見夢其夫曰某坐邪見為蛇在皇子陂浮圖下明日當死願為請僧就彼轉金剛經冀免他苦夢中不信叱之妻怒唾其面驚覺面腫痛不可忍妻復夢於夫之兄曰闕中取龍舌草搗傅立愈兄寤走取授其弟尋愈詰旦兄弟同往請僧轉金剛經俄有大蛇從塔中出舉首徧視經終而斃可久歸佛常持此經

出報應記

開行立

唐開行立陝州人不識字長慶初常持金剛經一卷隨身到處焚香拜禮忽馳貨出同州遇十餘賊行立

棄貨而逃不五六十斤賊舉之竟不能動相視驚異
追行立問之對曰中有金剛經恐是神力賊發囊果
有經焉却與百餘千請經去誓不作賊受持終身

出報

應記

僧法正

沙彌道蔭

以上二則俱載鳩異

何老

何老鄂州人常爲商專誦金剛經唐長慶中因傭人
負貨夜憩於山路忽困寐爲傭者剽其首投於澗中
取貨而趨市方鬻見何老來惶駭甚何曰我得誦經
之力誓不言於人遂相與爲僧

出報應記

勾龍義

勾龍義間州里人唐長慶中於鄴縣傭力自給常以
邑人有疾往省之見寫金剛經龍義無故毀棄而止
絕之歸卽啗啞醫不能愈頑罵無識亦竟不悔僅五
六年忽聞鄰人有念是經者惕然自責曰我前謗真
經得此啞病今若悔謝終身敬奉却能言否自後每
聞念經卽倚壁專心而聽之月餘疑如念得數日偶
行入寺逢一老僧禮之僧問何事遂指口中啞僧遂
以刀割舌下便能語因與念經正如鄰人之聲久而
訪僧都不復見壁畫須菩提指曰此是也乃寫經畫

須菩提像終身禮拜 出報應記

趙安

趙安成都人唐太和四年常持金剛經日十遍會蠻寇退歸安於道中見軍器輒收置於家爲仇者所告吏捕至門涕泣禮經而去爲獄吏所掠遂自誣服罪將科斷到節帥廳枷杻自解乃詰之安曰某不爲盜皆得之巷陌每讀金剛經恐是其力節帥叱之不信及過次忽於安名下書一放字後卽云餘並准法竟不知何意也及還洗浴禮經開匣視之其經採裂折軸若壯夫之拉也妻曰某忽聞匣中有聲如有斫扑

乃安被考訊之時無差失也 出報應記

何軫 王殷 以上三則俱載鳩異

甯勉

甯勉者雲中人年少有勇氣善騎射能以力格猛獸不用兵仗北都守健其勇畧爲衙將後以兵四千軍於飛狐城時薊門帥驕悍棄天子法反書聞闕下唐文宗皇帝詔北都守攻其南詔未至而薊門兵夜伐飛狐鉦鼓震地飛狐人洵然不自安謂甯勉曰薊兵豪健不可敵今且至矣其勢甚急願空其邑以遁去不然旦暮拔吾城吾不忍父子兄弟盡血賊刃下悔

寧可及雖天子神武安能雪吾冤乎幸熟計之勉自
度兵少固不能折薊師之鋒將聽邑人語慮得罪於
天子欲堅壁自守又慮一邑之人悉屠於賊手憂既
甚而策未決忽有謀者告曰賊盡潰矣有棄甲在城
下願取之勉卽登城垣望時月明朗見賊兵馳走顛
躓者不可數若有大兵擊其後勉大喜開邑門縱兵
逐之生擒數十人得遺甲甚多先是勉好浮圖氏常
閱佛書金剛經旣敗薊師擒其虜以訊焉虜曰向夕
望見城上有巨人數四長二丈餘雄俊可懼怒目吐
吻袒裼執劍薊人見之慘然汗慄卽走避又安有鬪

心乎勉悟巨人乃金剛也益自奇之勉官御史中丞
後爲清塞副使

出宣室志

倪勤

倪勤梓州人唐太和五年以武畧稱因典涪州興教
倉素持金剛經倉有廳事面江甚爲勝槩乃設佛像
而讀經其中六月九日江水大漲惟不至此廳下勤
讀誦益勵洎水退周視數里室屋盡溺唯此廳畧不
沾漬倉亦無傷人皆禮敬

出報應記

高涉

戴鵝異

張政

張政邛州人唐開成三年七月十五日暴亡初見四人來捉行半日至大江甚濶度深三尺許細看盡是膿血便小聲念金剛經使者色變入城見胡僧長八尺餘罵使者曰何不依帖亂捉平人盡皆驚拜及領見王僧與對坐曰張政是某本宗弟子被妄領來王曰待畧勘問僧色怒王判放去見使者四人皆著大枷僧自領政出城不見所渡之水僧曰吾是汝所宗和尚汝識我否我是須菩提乃知是持經之力再三拜禮僧曰弟子合眼僧以杖一擊不覺失聲乃活死已三日唯心上煖

出報應記

李琚

唐李琚成都人大中九年四月十六日忽患疫疾恍惚之際見一人自稱行病鬼王罵琚云抵犯我多未領汝去明日復共三女人同來速設酒食皆我妻也琚亦酬酢曰汝何得三妻但聞呵叱啾啾不覩人也却四度來至二十一日辭去琚亦拜送却回便覺身輕於佛堂作禮將喫粥却行次忽被風吹去住足不得乃至一大山見江海無涯人畜隨琚立岸邊不知所向良久有黃衫人問曰公是何人隨我來才四五步已見江山甚遠又問作何善事若無適已於水上

作猪羊等也細說恐王問琚云在成都府曾率百餘家於淨衆寺造西方功德一堵爲大聖慈寺寫大藏經已得五百餘卷兼慶讚了使者引去約五十里見一大城入門數里見殿上僧長六七尺語王云此人志心造善無有欺誑王詰黃衫人如何處得文帖追平人來答云山下見領來無帖追王云急送去便見所作功德在殿上碑記分明石壁造廣利方在後使者領去又入一院令坐向琚說緣漢州刺史韋某亡欲令某作刺史琚都不論六七日已來放歸凡過十二處皆云王院悉有侍衛總云與寫一卷金剛經遂

到家使人臨別執手亦曰乞一卷金剛經便覺頭痛至一塔下聞人云我是道安和尚作病卓頭兩下願得爾道心堅固遂醒見觀音菩薩現頭邊立笑自此頓寤妻兒環哭云沒已七日唯心上煖寫經與所許者自誦不忘

出報應記

巴南宰

巴南宰韋氏常念金剛經唐光化中至泥溪遇一女入著緋衣挈二子偕行同登山嶺行人相駢叫噪見是赤狸大蟲三子母也逡巡與韋分路而去韋終不覺是持經之力也

出述異記

元初

唐元初九江人販薪於市年七十常持金剛經晚歸江北中流風浪大起同涉者俱沒唯初浮於水上卽漂南岸羣舟泊者悉是大商見初背上光高數尺意其貴人旣得活爭以衣服遺之及更召以與飯語漸熟乃知村叟因詰光所自云某讀金剛經五十年矣在背者經也前後厄難無不獲免知是經之力也

出報

應記

一 兖州軍將

乾符中兖州節度使崔尚書法令嚴峻嘗有一軍將

衙叅不到崔大怒令就衙門處斬其軍將就戮後顏色不變衆咸懼之是夜三更歸家妻子驚駭謂是鬼物軍將曰初遭決斬時一如醉睡無諸痛苦中夜覺身倒街中因爾還家妻子罔知其由明旦入謝崔驚曰爾有何幻術能致軍將云素無幻術自少讀金剛經日三遍昨日誦經所以過期崔問記得斬時否云初領到戟門外便如沉醉都不記斬時崔又問所讀經何在云在家鑲函子內及取到鑲如故毀鑲見經已爲兩斷崔大驚自悔慰安軍將仍賜衣一襲命寫金剛經一百卷供養今兖州延壽寺門外蓋軍將衙

門就法并斬斷經之像至今尚存 出報應記

楊復恭弟

唐內臣姓楊忘其名復恭之弟也陷秦宗權鹿晏洪劉巨容賊內二十餘年但讀金剛經雖在城中未嘗廢會宗權男為襄陽節度使楊為監軍使楊因人心危懼遂誘麾下將趙德言攻殺宗權男發表舉德言為節度使由是軍府稍定民復舊業矣楊於課誦之功益加精勵嘗就牙門外柳樹下焚香課誦之次歛有金字金剛經一卷自空中飛下楊拜捧而立震駭心目得非信受精虔獲此善報也故陷於賊黨二十

年間終能梟巨盜立殊勲克保福祿者蓋佛之冥祐也 出報應記

蔡州行者

唐宋汝牧黃州日秦宗權阻命作亂將欲大掠四境蔡州有念金剛經行者郡人咸敬之宗權差為細作令入黃州探事行者至黃州未逾旬為人告敗宋汝大怒令於軍門集眾決殺忽報有加官使到將校等上言方聞喜慶不欲遽行殺戮由是但令禁錮逾月使臣不到又命行刑出狴牢次報使入境復且停止使已發引出就刑值大將入衙見之遽白於宋曰黃

金剛經感應卷三
州士馬精彊城壘巖峻何懼姦賊窺覘細作本非惡
黨受制於人將軍曲貸性命足示寬恕汝然之命髡
髮負鉗緣化財物造開元新寺寺宇將就之一夜夢
入金剛告曰負鉗僧苦行如此締構旣終盍釋其鉗
以旌善類汝覺大異之遂令釋鉗待以殊禮自後一
州悉呼爲金剛和尚

出報應記

販海客

唐有一富商恒誦金剛經每以經卷自隨嘗賈販外
國夕宿於海島衆商利其財共殺之盛以大籠加巨
石并經沉於海平明衆商船發而夜來所泊之島乃

是僧院其院僧每夕則聞人念金剛經聲深在海底
僧大異之因命善洒者沉於水訪之見一老人在籠
中讀經乃牽挽而上僧問其故云被殺沉於海不知
是籠中忽覺身處宮殿常有人送飲食安樂自在也
衆僧聞之悉普加讚歎蓋金剛經之靈驗遂投僧削
髮出家於島院

出報應記



眾所聞之。欲普救諸苦。蓋金剛經之靈。無差別。曾聞
 中。隨轉八。奉。將。而。王。曾。問。其。意。云。經。終。所。似。滅。不。取。
 辦。大。界。之。因。命。善。斷。普。現。於。水。滿。之。具。一。法。入。拜。歸。
 其。曾。到。其。到。曾。經。交。阻。聞。人。念。金。剛。經。異。習。五。福。友。



子
卅
六

